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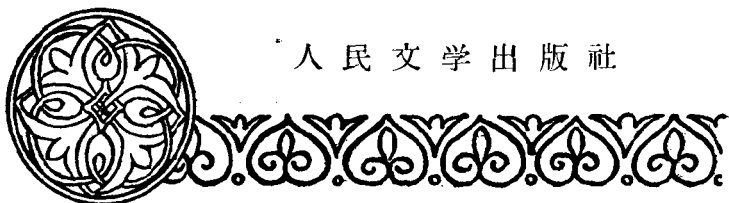


希望的旗帜

——亞美尼亞作家短篇小說選

阿·伊薩克揚等著

榮如德 竺一鳴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希 望 的 旗 帜

——亞美尼亞作家短篇小說選

阿·伊薩克揚等著

榮如德 竺一鳴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АРМЯН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СБОРНИК

据“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6年版本译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967 字数129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¹⁵/₁₆ 插图2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 0.62元

目 次

希望的旗帜·····	阿·伊薩克揚 (1)
在旧日的一个村子里·····	阿·伊薩克揚 (44)
为了生命·····	捷·捷米尔昌 (52)
图书馆里的姑娘·····	斯·左利揚 (83)
司机阿剌木·····	斯·左利揚 (146)
穆庫奇同志·····	莫·阿拉齐 (157)
播种黑土的人·····	阿·巴賈茨 (172)
將軍的妹妹·····	拉·阿恰尔 (184)
鹿·····	瓦·安那尼揚 (191)
情人泉·····	迦·謝率茨 (203)
安努什的遭遇·····	諾·阿达勉 (210)
作者小傳·····	(240)
譯后記·····	(249)

希望的旗帜

阿維季克·伊薩克揚

这是离圣母院不远的塞納河左岸……

在古老的巴黎的这个地区錯綜复杂地交織着許多弯曲曲的狹街窄巷。无数小酒店、小飯館就是劳汉和无家可归的人的歇脚地。在灯紅酒綠、城开不夜的京都，这些安静的角落总是热誠地向在寒风凄雨中瑟瑟发抖、被飢餓和疲劳折磨得半死的穷人提供灯光和温暖。在这里化几个苏^①可以得到一杯热的黑色汁液代替咖啡，再化十个苏就可以吃一盆杂燴羹哄騙一下餓火中燒的肚子。

一貧如洗的演說家和哲学家們的口才在此地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發揮——他們縱橫議論，妙語如珠，許多重大的国家、国际和社会問題在他們嘴里都可以迎刃而解。此外，这里化几个苏还可以在硬邦邦的地板上酣睡一宵，或者象个孤儿似地把疲乏的脑袋伏在肮脏的桌子上坐着

① 法国货币，五个生丁合一个苏，二十个苏合一个法郎。——譯者注。

打一会儿瞌睡。誰知道，也許躺在硬木板上的勞漢頭腦里會產生比那些蓋錦被、睡軟褥的人的想象中更美麗的憧憬。這是大自然仁慈而公平的恩賜！

* * *

時間已經過了半夜，從“路易·卡托斯”酒店里閃出一條黑影，那人腋下挾着一只空口袋，一頂早就看不出本來面目的帽子直壓到眼睛上。在街燈光下，帽子的主人更清楚地顯出一付可憐相：黑黑的臉已很久沒接觸剃刀，顴骨高高地突起，僵僵的身上一件大衣已經破舊不堪。

小酒店里的煩囂聲和雜亂景象使他的神經快要炸裂；他既不能迷迷糊糊打一会儿瞌睡，又不能回憶過去。小酒店里的空氣本來就夠混濁，再加上廉價紙烟又濃又辣的烟味，難怪他要頭昏腦脹。

直到在花崗石河岸上幾家舊書攤附近站住了腳，他才平靜下來，深深喘了一大口气。

冬天寒冷的空氣用冰涼的手指搔他的太陽穴和前額。惡心的感覺消失了。他繼續走去……

他走着，目不轉睛地看着塞納河平靜的水流；濃濁的河水在黑暗的河床里悄悄地、神秘地流着，經過折射反照出沿岸的燈光——有紅的、有黃的、有白的……

一輛汽車嘟嘟叫着開過。在燈光明亮的車廂里閃過一個裹着毛皮的女人；她閉着眼睛把頭靠在一个青年男子的肩上。

阿尔沙克用淡漠的眼光向这对男女看了一下，又朝着河那边转过头去。这时候他的心灵、他的生活真象在他面前无声地翻滚的黑色波浪……

一个身上没有穿大衣的瘸子一跛一拐地迎着他慢慢走来。

“这人怪可怜的，”阿尔沙克心想。“他上哪儿去？去干嘛？谁会在等他？他似乎比……更可怜，看来这个城市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

那个遭到生活无情践踏的不幸的人对阿尔沙克阴郁地凝视着走了过去，谁知道他胸中积着多少忧愁！……

每天清晨三四点钟阿尔沙克就到中央菜场去找活干。今天因为他受不了小酒店里令人窒息的空气，所以比平日较早离开了那里。虽然从午夜就有人把食物运到菜场去，不过最忙的时刻总要到清晨三四点钟开始。

这个巨大的城市此时还在熟睡。所有的街道都笼罩在寒冷的沉寂中。虽然这沉寂使阿尔沙克的神经得到舒适的松弛，但是刺骨的寒风一分钟比一分钟猛烈，使人禁不住发抖，——这寒流简直象是直接来自北极袭来的。

阿尔沙克沿着梯级跑进地下铁道车站。从地下铁道的大口里吐出热呼呼的暖气。一群男人和女人挤在铁栅门旁。阿尔沙克也去坐在那边，背向着从隧道里透出来的怪舒服的热气。他从袋子里掏出几张报纸，用它们把脚裹起来，一直裹到膝盖上，再用报纸做成无指手套的样

子把手也包起来，然后一动也不动。

这地下铁道对于穷人简直是天堂！

阿尔沙克失业已经第九个月了，他是被国际经济危机撵到街上来来的。这还不算，他甚至没有找工作的权利，因为他是外国人。阿尔沙克以前在一个亚美尼亚人开设的汽车修理场工作。当局装做不注意这件事，因为那时经济危机还不特别严重；但危机渐渐加深，迫害也跟着加强了。汽车修理场的主人害怕因违法遭到罚款，把阿尔沙克解雇了。

假如他不是外国人，现在还能得到国家的救济。阿尔沙克为争取这份权利煞费苦心，可总是徒然！必须“运动”经手的人，——可是打哪儿去弄钱呢？……

在失业的最初几个星期，阿尔沙克卖掉了手表和衣服，欠下了还不清的债，但总算勉强对付了过来。后来所有的钱都用完了。求职无着，借贷无门，所有的路都通到一条总的死胡同里。

阿尔沙克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早已逝去的日子。掩映在花园绿荫中的可爱的故乡、小溪的潺潺细语；父亲、母亲——这个神圣的女人！弟弟、妹妹、同年伙伴们……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创伤，创伤，创伤！……父亲被古尔人^①杀死，母亲被

^① 古尔人是居住在伊朗、土耳其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一个民族。——译者注。

趕出老家，不知去向；妹妹被土耳其人劫走；弟弟生肺病死在孤儿院中；同年伙伴——波果斯、阿尔塔舍斯、底格兰……他們如今在什么地方？他們背着裝滿書和本子的書包吵吵嚷嚷上學去，好象還是昨天的事。他讀“祖國語言”，廢寢忘食地看“我村里的路”，——啊，這是一部多么美妙的小說！這本書他背也背得出來。阿尔沙克研究本族人民通史的勁頭特別大；他對算術不大感興趣，至於語法……“我走，你走，他走”；“我吃，你吃，他吃”^①。的確，從前我們都吃，可是現在——我不吃，你不吃，他不吃。那麼誰吃了呢？當然也有人吃。我不吃——這是事實；你不吃——這大概也是事實；但是他，他一定吃的。他吃。“我不吃，我不吃……”阿尔沙克頭腦里反復旋轉着一句話：“我不吃”。思想給裹在一團漆黑中亂做一堆，可是腦海中仍然不由自主地出現這句話：“我不吃，我不吃”。

睡在旁邊的一個人鼾聲如雷。阿尔沙克立刻回到現實世界，他的思想重又恢復常態。

“這場該死的戰爭！……”他成了土耳其軍隊的士兵，打仗的時候右腿受了傷，傷勢還輕；不過直到現在，每當暴冷或者阿尔沙克困乏的時候，腿就會變得沉重，好象拖

① 這是俄文動詞變位：動詞詞尾隨着主語人稱不同而變動。——譯者注。

着一个哑铃；受伤后送进医院，后来和约签定，协约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

阿尔沙克当了电车售票员；日子过得似乎还不坏：他常常漏夜看书，当时不知有多少新书吸引着他！……眼前突然出现了西拉尔碧迷人的形象……但她狠心抛弃了他，跟别人走了。也许这样反而好些：要是西拉尔碧留在他身边，既没有面包，又没有宿处，他俩的命运不知还要悲惨几倍。以后他逃亡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①；偶尔能找到一些活干，那时就有几天饱饭吃，但更多的日子他过着失业者的饥饿流浪生活，后来辗转来到马赛、巴黎。但那时还能凑合着混过日子，可是现在，现在……

在一座大厦的钟楼上，钟声划破黑暗和寒冷慢慢地敲了起来：当，当，当，当！已经四点钟了！

沿着所有的大街小巷，卡车和无数的马车装着沉重的货载往中央菜场而去，去满足饕餮的巴黎的口腹之欲。

这个有四百万张嘴的庞然大物眼看着快要醒过来了。它在一夜间已经把食物全部消化，醒来后又将坐在餐桌边如风卷残云一般吞噬一座座不可胜数的食物之山——这些东西是千千万万劳苦人用双手播种、收割、筛净或捕捉、腌藏、晒干了从加拿大、加利福尼亚、土耳其、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军队曾向亚美尼亚人展开血腥大屠杀。——译者注。

突尼斯、西班牙、意大利、从赤日炎炎下无边无际的田野上历尽惊涛骇浪、穿过原始森林送到这里来填塞这个怪物的血盆大口的……

阿尔沙克懒洋洋地从遐想中醒过来，伸了伸麻木的手，把报纸的碎片折好放在袋子里，然后走出地下铁道车站。

在无语的昏暗中，一幢幢高楼大厦都混成黑乌乌的一团。街灯闪着黯淡的微光。

迎面来了一些气势汹汹的骑兵。这是现实还是恶梦？膘壮的马匹喷着鼻气、蹬着铁蹄愈来愈近。震耳欲聋的马蹄声撼摇着城市，引起心头的恐怖。在阿尔沙克发抖的心里又出现了战争时期血腥可怖的景象。他躲在一处凹壁中。阿尔沙克借着街灯微弱的灯光看见那些骑兵围住了一批钉着脚镣手铐的青年和老人：他们有的都郁然垂头丧气，有的凛凛然昂首挺胸……

无言的沉默，沉默，沉默！

他们走了过去，看不见了。

阿尔沙克走出藏身的地方，他好象从梦中醒来似地喘过了一口气；他的心跳缓和了一些。那些人是誰？他们被押到哪儿去？进监狱，流徙，还是终身放逐？他不知道。

* * *

阿尔沙克走进了广大的市场。这里是整整一个世界！光，光，到处都是光。马车、卡车、人、车；又是卡车，又是

馬車，又是馬；有冷得手腳僵硬的人，有晒得皮膚發紅發黑的人；男的，女的，數不清，也看不盡。喧嚷、擁擠、人的喊叫、馬的嘶嘯、笑聲、鬧聲、吼聲、罵聲混成一片……

從馬車和卡車上卸下大大小小的箱子、捆束、簍子、木桶。數不清，也看不盡。

以前人家要他干活不必正式征求同意。活很多，人手不夠。那時人家常常叫他，需要他，他就去背一捆捆貨物或者推滾木桶……

在經濟危機來臨前，法國人還要挑比較“高尚”、收入較好的事情做。可是現在：“对不起，我自己也在家里賦閑，自己的麵包我不給別人。請回府吧！……”

尽管如此，命运有时还向阿尔沙克微笑。間或有人喊：“快給我把这貨物搬到那边去！……”虽然貨物相当重，不过報酬還不坏：两个法郎，有时甚至能得三个半法郎。

阿尔沙克从貨車之間擠過去，站在几輛卡車前面等待……什么活也沒有！好几个鐘頭過去了……只有一个搬运工人叫他幫着一起搬走好幾沉重的貨物。搬好以后，那工人仔細向他看看，在口袋里掏了一陣，給了他两个法郎。

小販們把自己的商品夸得天花亂墜；顧客臉上帶着怀疑的神情細心察看并挑选食物。卖掉的商品漸漸离开菜場。手推車、馬車和卡車把商品分送到大街小巷，最后

消失在这个大都市的无数冷僻角落里。

阿尔沙克在菜市場上徘徊了半天，但是他再也掙不到一个銅子儿。

他走过一排排无穷长的摊子。这里摆着多少好吃的东西啊！

难道所有这些东西今天就要吃光？难道明天又是这样，后天也是这样，一年以后还是这样……永远这样下去？

难道在这一切东西中間就沒有他的一份？是的，当然沒有！

瞧，这里是备貨充足的肉摊：整只剖成两半的牛、小牛肉、猪肉、野猪肉，还有鹿肉、野兔肉，家兔肉……再过去是禽类摊：有鸡、鸭、火鸡、野鸡、鹧鸪、松鸡。另外一些摊子卖面包、黄油、奶酪。蔬菜的花色繁多：有数不清的白菜、大葱、馬鈴薯、甜菜、莴苣、洋葱、芦笋。水果有新鮮的，也有水果干——它們的种类名目不可胜数。

那边是水产摊——卖河里和海里出产的东西。这里的水产可謂应有尽有！有各种各样的虾、螃蟹、牡蛎、甲鱼、虾蟆……

丰富的食物看得他头暈目眩……触鼻的臭气熏得他恶心难忍……

* * *

阿尔沙克从这里向菜市場垃圾堆积場走去。那里都是一堆堆腐敗发臭的食物。不少无家可归的飢餓貧民已

經在垃圾堆里翻掘。阿尔沙克也开始寻找。他往袋子里塞进了几个馬鈴薯和微烂的胡蘿卜、两棵煮过的甜菜、一个压烂的西紅柿和几个洋葱头。够了！袋子已經裝滿。他把袋子扎好口抗在背上，点起一支烟卷，斜瞅着那些乞丐，自己走出堆积場。

在散落菜市場各处的紙片和干草中間可以檢到不少腐烂的或者从簍子里掉出来的蔬菜、瓜果、花生和旁的东西。

在菜市場的大堆棧門前放着几只給職員食堂倒殘羹剩飯的垃圾箱。也有破布、釘子、木板碎片、折断的梳子、錢头、断繩、旧報紙扔在里边。

在市政局的大卡車来把菜市場上的垃圾集中运走之前，垃圾堆就是巴黎貧民的淘金場。

成群的乞丐象螞蟻一样在堆积場上蠕動，瘦骨嶙峋的手在垃圾堆里乱翻，光脚把垃圾扒开，潰烂化膿的眼睛什么也不放过……

那些可怜的乞丐什么都要，甚至連猪也不吃的东西他們也檢来吃。

一个老头儿发现了一块肉，立刻把它塞进沒有牙齿的嘴里去。

一个弯腰曲背的老太婆活象用瘦弱的肩膀承担着世上的全部苦难，她翻了一陣，找到一块面包和一段吃剩的香腸；她一下子就把面包咬住，把香腸小心地藏了起

来——也許还要去給孙子吃呢。

另一个皮肤全都折成皺紋的干癟老太婆用顫巍巍的手撿了块破布，摸了摸，在亮光里照了一下放进袋子。

有的全家人都在这里扒垃圾——父亲、母亲、孩子都苦得不象人样。

过去和現在，几代人都这样在走投无路的貧困的魔掌中靠这些垃圾維持生存；几代人这样生活过，而且还要这样生活下去，直到……

人們服从着不可抑制的生的欲望，在迫使他們生存下去的自然威力的驅策下曳步緩行；他們从未見過命运向他們微笑；几世紀的天才所創造的这个都市沒有給他們任何好处。这些人的心在艺术的奇迹面前从未激蕩过，他們又能从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得到什么呢？

瞧，他們把肮脏的袋子扛到肩后，踏着緩慢、蹣跚的步子离开菜市場回……家去。

他們蹣跚在这个豪华都会的大街上，几乎是爬一般地經過許多建筑艺术上的奇迹和大理石的宮殿。

許多商业公司和銀行呈現出的一派景象是空泛无聊的豪华、令人憤怒的奢侈和不可思議的富足；周圍的一切都在沸騰、喧嚷、翻滾，可是穷苦的人們还在沒精打采地踽踽而行……

他們向郊区走去，在那里赤貧的泥塘里有成千上万身上生滿膿疮、眼睛里燃燒着餓火的男人、女人、孩子过

着非人的生活，全家人睡在用干草、破布和紙鋪成、老鼠和虱子橫行的“床”上過夜。太陽從來也照不到那里。

觸目皆是灰色的墳墓、暗無天日的地獄生活、可怕的疾病、永遠存在的死亡的威脅、令人作嘔的惡臭……

“這個城是世界的眼睛。哦，這只該死的瞎眼！它看不見自己腳邊的貧困——默默無言、然而觸目皆是的是的貧困，”阿爾沙克想起了他的朋友沙里·布萊的話。

阿爾沙克離開了菜市場……到哪儿去呢？

塞納河壯麗的岸上這座巨大的城市正在從幾百萬人這一夜間所經歷的惡夢、不安和苦痛中漸漸蘇醒。這座龐大的蟻穴醒過來，準備開始它一天平常的生活。工人們結伴走向工廠，學生忙着上學，商人上店鋪，職員上機關。

阿爾沙克每天看見這些人，而每天都覺得陌生：沒有一張熟悉的臉。真是怪事！在天天遇見的滾滾人流中竟沒有一個親近的人。這些陌生人頭腦中都有一個他諱莫如深的世界。誰知道這些世界裡藏着些什麼思想、欲望、痛苦、心事、打算、渴念、計謀、企圖！

疲倦和飢餓折磨着阿爾沙克；他走進一家簡陋的咖啡店，要了杯咖啡和幾個小麵包，津津有味地吃了頓早餐；他在袋子裡掏了一陣，摸出一個蘋果和一只香蕉。

阿爾沙克重又背着袋子走路，眼睛老是看着地上，希望能找到一些值錢的東西。他撿了幾張碎報紙、一些掉

下的鈕扣、釘子、繩子，把所有這些東西分別塞在衣服口袋裏。

有些人曾經碰上好運氣撿到一個銅幣，可是他從未撿到過。就是在任何事情上，幸運又何嘗向他作過微笑？

他經過許多氣派豪華的商店，一邊偷偷地斜瞅着放在大玻璃櫥窗裏的商品。

這是一家化妝品商店，那邊又是賣珠寶鑽石、婦女飾物的商店。

他的視線被一家食品店的櫥窗所吸引住：這裡有花色繁多的食品、各種顏色的酒、令人垂涎三尺的鮮果。他站住片刻，後來加快腳步繼續走去。

這裡是內衣店。

“跟我有什麼相干？”阿尔沙克咬牙切齒地說出了聲。

他已經有兩個多月沒換襯衣了。他一共只有兩套襯衣：一套在洗，可是他沒錢付給洗衣婦。秋天阿尔沙克住在橋下的時候，衣服他自己洗，但現在冷了。他用報紙代替襯衣裹在身上。這樣既清涼、又暖和。

忽然，阿尔沙克在一家商店牆上的鏡子裏看到了自己。他站住了仔細看了好久。他變得象誰了？難道這真的是他？長發散披，脖子和前額象抹了煤灰似地變黑了，臉好久沒刮，兩頰枯黃，嘴唇沒有一絲血色。衣服……已經破得不能再破，而且濺滿了泥漿；要是把擰出來的脏水灌進蛇的嘴里——蛇也會死去……皮鞋布滿皺紋，左腳